現代快報

遥控器〈记者会之前〉

亲爱的宝宝:

如同曾经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各种靠电池来发动的小设备,遥控器,有一天也会成为好过时的东西,过时到日后看见的人,会油然而生羞耻的感觉。

至于目前的遥控器,在 我看起来,已经有自卑的倾 向,它太小看自己了。遥控 器,其实很精明,它明确知道 我们每天感到寂寞的时数, 明确知道我们寂寞时,会向 哪个影像或哪个声音默默地 呼救求援。

遥控器明确知道,除了 我们身边的伴侣之外,我们 真正贪恋的,是哪一种美色。 如果遥控器也记录我们看电 视时的反应,它也就会知道我 们私下见不得人的小愤怒,我 们的斤斤计较,我们连自己都 会诧异的恶毒。

我们这一代在电视前面 长大的人,当我们下葬的时 候,应该把掌握太多秘密的 遥控器,当陪葬品放进去。

谁理你啊〈家里〉

亲爱的宝宝:

时至今日,连电器也妄想跟我们"沟通"呢!

我的冰箱门上有个小显示 屏,告诉我它的体温,目前状态,如果我愿意,它还打算告诉 我该买牛奶了、该买冰淇淋了 这些消息。再过一阵子,它连 哪家超级市场在打折,都要欢 欣鼓舞地通知我了。

汽车也变得爱讲话了。 电子宠物鸡宠物狗的还逼着 你喂它,不喂它,它还死给你 看呢!

什么东西呀,你们又不是活的,谁有时间理你们啊!



名

力

著

代

世界

社

何苦啊〈后台〉

亲爱的宝宝:

两个绝顶有智慧的人,一个自己整自己,另一个被整。

自己整自己的那个,叫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娶了据说当时最凶悍最难缠的女人。苏格拉底的学生在宴席上忍不住问他:"你不是主张女人和男人一样,可以被教育的吗?那您为什么不能把师母变成一位有教养的女人呢?"

"正如同驯马的人,不可

能靠着驯服一匹本来就很乖的马,来显露本事。"苏格拉底回答:"我娶这个太太,正是要测试我教化别人的能力啊。"唉,这是何苦啊。

至于被整的那位,名叫笛卡尔,说出"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笛卡尔隐居在荷兰乡下,可是盛名远播,二十三岁的瑞典皇后非常仰慕他,一定要当他的学生,三催四请都请不动,最后派了一艘军舰去,才把笛卡尔接到了斯德哥尔摩。

奇特的是,年轻的皇后 把上课时间定在冷得要命的 清晨五点,结果笛卡尔挨不 住冻,受了风寒,引发肺炎, 病死了。从"他思故他在", 到"他思,故他不在"了。唉, 这又是何苦啊!

逗哭了〈摄影棚内〉

亲爱的宝宝:

那天我们在节目里又随口胡闹,假装我们埋伏了一个神秘嘉宾在现场,本来以为绝不会有人上当,结果,把来上节目的那位刚失恋的女明星弄哭了。

我们那天没有太大的罪恶感,主要是因为:我们失恋时全都是这个德性,我们失恋时全都是这个德性,我们失恋,都会变得这么茫然、好骗、依赖人、爱哭。那位女明星只是刚好在失恋时来上节目,就像感冒的明星来上节目,结果打喷嚏那样。我当然有问她,把她逗哭的那段要不要剪掉,她很大方,说没关系。

我有时候喜欢我们的节目,因为它记录了某些人生命的某个时刻。那些人下了节目,继续着他们的人生。

而我们,和我们的观众, 也就表现得好像我们也有点 更懂人生了的样子。

在省城扎下根

进到省城的头两年,尽管生活是顺心的,但是离张凯旋对生活目标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曹小芬只知道张凯旋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男人,张凯旋心里想的什么却是隔着肚皮的,曹小芬总是不知道张凯旋在发呆,她会问,张凯旋只是看看她并不说什么,有时连看也不看她一下。后来,曹小芬就渐渐地不再问了。

自从他们搬到了单位在新丽小区为职工买的商品房里以后,曹小芬就快乐得像是进了白宫一样,钥匙刚一拿到手,张凯旋就带她去看了房子,曹小芬一个劲地问张凯旋,真的是我们的了吗?张凯旋仰着下巴,一副君王的样子,曹小芬痴痴地看着他,眼睛充满了崇拜,张凯旋一把把曹小芬扯进了自己的怀里,曹小芬本来就精巧的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卷进了张凯旋的怀里。

突然,张凯旋喊道,老子有房子了! 老子扎下根了!他说着,就迈开大步在房子里走了起来,他的脚印仔细地踩过了房子的每一寸地方。

曹小芬最不爱听的就是张凯旋说她土包子、小地方的人这些话,但是,这些话又是经常挂在张凯旋的嘴边的。有一次,张凯旋说了这样的话以后,曹小芬哭了,她哭得悲悲切切,不仅是因为张凯旋的这些话,她还想到了她孤身一人远离父母亲人,就好像电影里演的被送进教会学校的孤女一样。

后来,曹小芬想,张凯旋给了她大城市里的大房子,还给她找了能挣那么多钱的好工作,张凯旋就是说说她也是应该的,本来自己就是土包

像电影一样

著 小说选刊友

都

市

说

玲

提

A

子,在嫁张凯旋之前,她想都没有想过这一辈子能有这样的生活。张凯旋还给她办了美容卡,那是何等的时髦,何等的享受啊,头一次去,曹小芬是一万个不舒服,是因为伺候得太周到了不舒服。没有张凯旋,哪会有这些享受呢?这些享受是她过去的那些同事一辈子都享受不到的。

进省城的头一年春节,张 凯旋就带着曹小芬风风光光 地回到了县城。曹小芬穿了一 套"依瑶"牌的洋装,流行的 绿松石颜色,滚了同色的缎子花边。曹小芬穿了这一套衣服到她当时工作的书店里去,她看到那些伙伴羡慕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一样。在小县城,曹小芬是独一无二的,不仅仅是她身上穿的衣服,还有她在大城市里泡出来的那一种时尚的味道。那一次回家,她给了母亲8000块。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拉了曹小芬的手,说,该生个孩子了。生了孩子男人就是大石头,稳妥妥地是你的了。

曹小芬也想要一个孩子了,她有很多很多的时间来带孩子,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张凯旋。张凯旋说,小地方人的短见。你看看,人家北京、上海不要孩子的人越来越多的。只有那些农民和你们那种小地方的人才像一只老母鸡一样,整天只操心生孩子。

曹小芬说,你是不是打算 一辈子不要孩子?

张凯旋火了,我什么时候 这样说了?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曹小芬想,他是没有说过。曹小芬就想是自己太心急了,她想想结婚以后,什么事都是张凯旋安排的,哪一件都安排得滴水不漏,生孩子的事想必他也是心里有打算的。没有孩子曹小芬自是很清闲,也就更有时间去电影院里看电影了,她常常是大白天,一个厅里就坐了她一个人,看到动情的地方,她还是会稀里哗啦地哭一通。

曹小芬在省城的日子过得很好,她念念不忘这一切都是张凯旋给她的,所以,她是一心一意地对张凯旋好。张凯旋几乎不在家吃晚饭,但是,曹小芬还是一丝不苟地做晚饭,总有一天,张凯旋会突然回到家,他回到家就能吃上可口的饭菜,哪怕这样的时候很少,曹小芬也是心满意足的。

打碎的水晶

左小青被肆虐的风声惊住了。探出身时,她听见隔壁林兰家的喧闹声。整个城市在朦胧的雨雾里模糊不堪。她站在楼道里,用脚尖踢了踢林兰的门。

"干吗呢?!"林兰启开门,左小青不客气地闯进去,想瞧个热闹。林兰的表情有点怪,盯着左小青看半天,才绽笑说:"还能干吗?一帮子活寡妇们打双抠哪。"左小青闻听,脸色有点不悦,瞧见了亲水小区里的几张熟脸,有一个能叫上名字,是治平平;其余二人扭过脸,冲着她微笑。左小青找把椅子坐定,林兰递过来半牙西瓜,左小青拒绝了。明摆着,她们四位正好凑齐,一个也不缺。

左小青荒凉地坐着,显得很冷清,心思也掺和不进去。她坐在林兰身旁,插不上话,眼瞅着林兰和冶平平出老干,指头麻利地在桌下换牌。左小青顿感索然,想找个借口溜掉。

尼股刚起,林兰甩着牌,一副'拖拉机',顺嘴问左小青刚才在什么?左小青阴着脸,实话实说,在看新凯悦的抢劫案。话刚说完,牌桌上的四个人都丢下纸牌,齐刷刷地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左小青摸不着南北,盯住林兰空荡荡的嘴巴,想找出答案来。林兰蓦地止住,大大咧咧地问:"嗨,你看报纸上的通缉令了吗?"左小青愣愣。

"小青,你去看看吧," 快人快语的冶平平丝毫不见外,伸着懒腰,讥笑说,"报 纸上那两个抢劫嫌犯的画像,有一个特像你家乔顿哦, 剥了皮都像。不骗你!"



疑

舟

著

新抢枪时动金店到此铁左小肖动的凯劫杀,30 左新案是小,依了的人,。是万左,然刑夫左前,此我后生名丈诉杀谁。是万左,兴刑夫左前诛杀谁。……我,你可唇语对周是发青。巴懂



左小青说:"哦,这样子 我。"她似乎找见了答案。

水晶店的第一规则是: 打碎了东西就要买。但偏偏 有人脑子进水,不理这个茬 儿,还跳着脚咆哮。

水。 水晶工艺店是左小青半年前开的,拐过街角,就是刚刚发过案的新凯悦珠宝店。 虽说营业执照上填的是左小青,但投进去的十几万。一分不少都是乔顿出的资,为的是哄她开心,怕她待在家里生出心理疾患来。前期装修 耗了三个月,是一个半吊子 画家接的活,索价不菲。按乔顿的理由,水晶工艺品,得在 一个艺术氛围极浓的环境 中,才能体现它们的高雅和 神秘来;否则,宁可不开。

于是,左小青现在喜欢 天天坐在店里,泡一杯浓香 的雀舌,带了满眼的绿,然后 隔着落地的玻璃窗欣赏街上 的风景。至于货出得如何,她 不太上心。

一男一女进了店,流连了半个多小时,像那种真心喜欢的顾客。左小青雇了两个兰大的女大学生,勤工俭学的,正清清爽爽地接待着,看中了一只水晶三来,每来男的掏钱买下来。三角钢琴标价,2880元,算经下,前人奥地利进的货,只一件。左小青从奥地利进省"舌",听着男女间的争吵,渐渐没了,始手抽了女的一耳光,硬是夺了过来。

失手了,水晶钢琴在空中 逗留了半秒钟,重重地摔在地 上,粉身碎骨,一地狼藉。

花枝乱颤的女人捂住腮帮子,愤愤地转身离开,一脸的错愕。男人从水晶制品的惊叫中醒转过来,态度即时变了。他扒拉开两个兰大的女学生,急欲逃离,但左小青及时掩上了门,将他堵个正着。男人揣着一腔怒火,骂骂咧咧的,不仅没给个说法,还狐假虎威地掏出一个绿皮的证件,在头顶晃了晃,声称是市里某个部门的干部,专管这一带的经营活动。这还不算,男人急红了眼,又抄起一只水晶花瓶,扬言要砸了这个店。

双方僵持不下,店门外挤满了看热闹的路人。

和开发商拆招

小王子说,他喜欢他的玫瑰,不只在于玫瑰本身,而是他为玫瑰所付出的心血。同样,我对这套房子满怀感情,不是因为支付了昂贵的费用,而是漫长的两年时间里,我每日每夜为它倾注的辛劳和心血。

2005年1月9日, 我终 于拿到了房子的钥匙。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上 帝最终给了我一个长有虫子 的苹果。我不知道虫子在哪, 只知道它是一个烂苹果 2005年的大年初一,我欢天 喜地的带着爸妈看新房,却惊 讶地发现房子一直在漏水,但 却怎么都找不到漏水点。我落 寞地坐在楼梯的台阶上,看着 空荡荡的房间发呆,不知道该 怎么办才好。我那些准备好的 东西,所有的家具,数不清的 装饰品,还有根据样板间的尺 寸,提前三个月订制的厨具, 都静静地呆在仓库里等着我 往家搬呢。

我去找开发商理论,他们同意修缮,让我回去等通知。 只是这一等,等来的却是遥遥 于期。

半年过去了,仍然没找到漏水点。要把房子彻底放弃, 漏水点。要把房子彻底放弃, 又确实很难割舍。毕竟,我已 经等了两年,不是轻易就能情, 就像是赶火车,当你把行李打 点好赶到火车站,验票的时候 乘务员突然对你说:对不起你 不能上这趟车,你拿的票是错 误的。以为是被命运捉弄,好 像一切都无法挽回。直到顿悟 的时候才发现,是当初的自信 让我吃了亏。

为了得到一个广泛意义 上的公平的结果,我开始跟开 发商打官司。开发商说我是炒



费的像怎牌种计用多蜜信大刘 的。怎样,种装的和月这家名 出半里面缝小子,房,在见字最 对间到省钱遇怎等还国闻会真 致完很钱买到样很有外。带实 被完没,大的设实很度相给的

眀

星

幕

后

孜

著

出

友

推



作,我忍了,我知道自己是被逼上梁山。我想到第一次上法庭,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开发商的律师振振有辞地讲了那么多子虚乌有的事,气得我手脚冰凉。我也记得很多素不相识的朋友给我寄幸运星,给我写信安慰我。这些,都是只属于我的难忘经历。

通过这次不和谐的经历, 我得到了一些选择期房的经 验和教训,希望能和大家一起 分享。最关键的就是,如果你 想买期房,一定得慎重选择开 ...

这种不负责任的开发商, 般是这样行事的: 你买了他 们的房,第一步是去看房,而在 看房之前开发商已经刨了很多 坑了,他正乐呵呵地看着你往 下跳呢。第二步让你拿钥匙;第 三步才是验房。他们知道,你永 远不会第一天拿到钥匙就住进 去,所以等你验房,发现很多问 题的时候,他会跟你说:"国家 是有规定的, 当你拿到钥匙就 证明已经认定了这套住宅,再 出什么问题,责任就不是我 "如果你想修房,可 们的了。 以! 但你别想掌握主动权,因 为他们拿到钱后,身份就变 了,他再也不会伺候你,而你 却不得不听他们差遣。和开 发商信息不对等,也许会使 你轻信他们的话,被他们设的 局和文字游戏欺骗。所以无论 如何, 验房这个环节千万不能 马虎, 你甚至可以找专业人士 和你一起验房, 而且要先验房 再签字拿钥匙。虽然这样会有 些麻烦,却能因此一劳永逸。

如果你和开发商之间的 问题始终不能协商解决,那就 只能通过法律的途径来保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了。这个时 候,你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 在第一时间找国家承认的公 证处来帮你拍摄、保全证据。

虽然说了这么多,可我对 买房这件事还是感到很无助。 对于开发商,真的很难准确识 别他们。精明的开发商能做出 精品,但有时也会做出垃圾。 所以,买房就像一场赌博。为 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决定不 了它,主宰不了它。而且凭个 人经验总结出来的规律,也不 一定适合每个人。我们只有寄 希望于开发商,希望他们在赚 钱之余,别忘了做一个有良知 的人!